

# 清王朝的

# 侧影

吴正格 著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康熙的膳政宴策

著秦忘危话乾隆

腐朝败世说慈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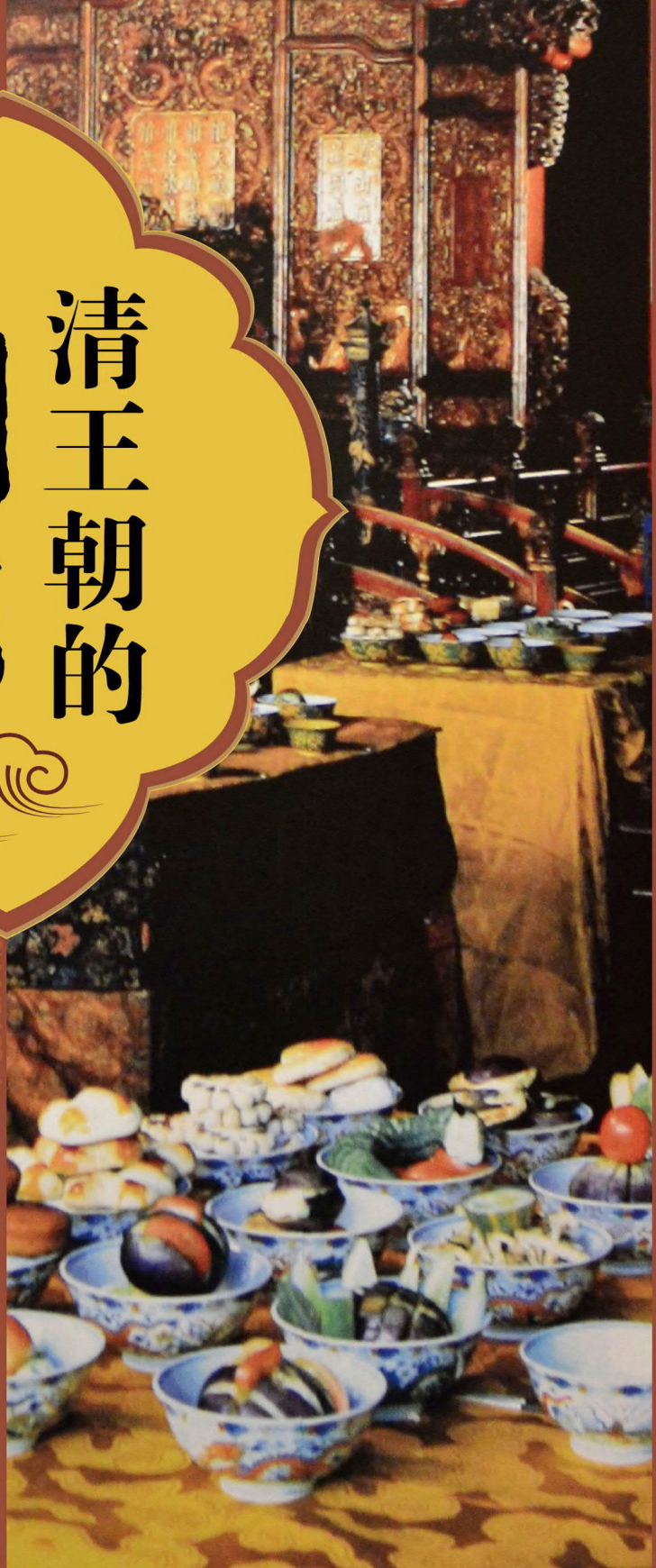
清官御膳房探秘

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

京菜探源

中国宴魁的历史刻痕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 清王朝的侧影

吴正格 著

(节选版)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清王朝的侧影 / 吴正格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80223-982-1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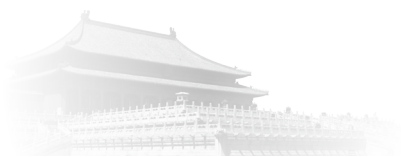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7 ) 第009936号

责任编辑: 袁国平 任景辉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43千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80223-982-1 定价: 35.00元

# 自序



改革开放后，政治天空阴消霾散，“解放美食”的潮汛使我乘闻而动，陆续出版了《满族食俗与清宫宴膳史》《乾隆御膳考述》《满汉全席》《中国京东菜系》等书，也让我对清朝列帝（包括慈禧）的宴膳状况有了较深的认知。当时写这类书的出发点是开掘清代食俎文化遗产，从中辨其瑜瑕，古为今用。虽然不敢妄为是对清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但区区斯旨还是有的。写作中，也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只有饌名的御膳经过考稽、钩沉、复制，使其制法得以还原，冀望“昔日皇帝餐，今日人民饭”的这一写作初衷能为新时期的文化、经济和旅游事业的振兴起到一点作用。

然而，清宫宴膳的历史又与清朝兴亡的历史密迹相关。这是又一个需要揭橥和论证的议题。因而，我于2006年以对此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用散文形式写出了《清王朝的侧影》这部书稿。

清王朝从勃兴到窳败的历史，有其“正身”，也有“侧影”。“正身”的轮廓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努尔哈赤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统一海西、“野人”女真各部，吸收其他族成

员，建立了强大的后金国，由此牵扯出清王朝的出世。天聪十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四月，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帝位，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顺治元年（1644年），努尔哈赤十四子、福临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部农民军，迁都北京，建立了清朝中央政权，统一了全国。这种兴强国势的上冲力又经历了顺、康、雍三朝，将清王朝推向盛世；盛世延及乾隆朝中叶前，其上冲力已达顶点。之后，由于乾隆的豪奢和腐败，大量消耗掉前朝积累的财资；还有他的满脑天朝意识，老大自居，闭关锁国，无视外部世界，这种极度僵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使盛世开始弧形地向下跌落，成为这个王朝由兴转衰的拐点。经过嘉庆朝至道光朝时，已是国库空虚，海内危机四伏，迫使道光过起了有史以来帝王中最寒酸的日子。咸丰朝至庚子之役后，清王朝愈见困危。慈禧训政期间，她贪污腐化，穷奢极欲，使官中成为大贿赂场，为历史罕见。她更“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恩格斯语）而闭关自守、顽固全盘排外的皇权专制心态：“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她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实际是携着这个王朝一步步走向坟墓。当三岁的溥仪继帝后哇哇乱哭了三年，终至清亡。

清王朝的“正身”是如此，还要思忖其身后的“侧影”。“侧影”是依附于“正身”的。我视这个“侧影”为有清一代列帝们（含慈禧）各自不同的从膳观念和宴事行为。他（她）们的宴膳在不经意间经历了由陋到俭、由俭到丰、由丰到糜、由糜到腐的过程，并随势演绎贯穿着清王朝的始终。我写此书稿“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康熙的膳政宴策”、“奢泰忘危话乾隆”、“腐朝败世说慈禧”四章，即是描述其御膳桌上的变化而去存真这个王朝的



政权兴衰过程。

书稿写好后，适接《散文海外版》杂志编辑部的来信，问我有什么新作？我便将此书稿寄去。过后，甘以雯主编来电话说：“这是一部奇文，我们请社里最有学问的人审稿……”这样，该杂志于2007年第1期在头条以“特别推荐”栏目将此书稿连载。甘主编还在卷首篇《寻找感动我们的文字》里说：“我们重点推出了《清王朝的侧影》……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现实性、警示意义和作者的独特性……”因为读者的反馈较好，网上还有评论文章，此作品随后成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之后，还在2009年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之魂优秀文学作品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

这本书也算畅销。前几年我应邀到浙江省温岭市参加“七星云顶酒店”的开业典礼，董事长林美均先生告诉我：“《清王朝的侧影》我们预购800本，也请你来签名赠给来宾助兴。遗憾的是出版社发行部只剩200本，只好又补购了姚淦铭教授的600本《老子》……”

我这有点“老吴卖瓜”。但哪个作者不冀望自己的作品能让更多的读者阅读呢。

此书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再版了。感谢编辑部袁国平主任对此书的看重。书的正文后面还有四篇附文，即：《清宫御茶膳房探秘》《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京菜探源》《中国宴馐的历史刻痕——“满汉全席”考量录》。旨在说明，研究清宫御膳有两个目的：一是御膳不是单纯的吃喝，看清史绕不开御膳，它大到能促进或破坏历史进程和文明演进，小到能勃兴或腐蚀人的心灵。二是清宫宴膳毕竟是三百余年积累起来的食俎遗产，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清



## 清王朝的**例影**

文化资源和历世御厨的技艺成果，我们有责任对其开掘、研究，继承、利用其合理内核，服务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样的话，清宫宴膳仍不失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宗珍贵食俎体系。





# 目录

## 清王朝的侧影

-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 4
- 康熙的膳政宴策 / 25
- 奢泰忘危话乾隆 / 59
- 腐朝败世说慈禧 / 92

## 附

- 清宫御膳房探秘 / 136
- 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 / 145
- 京菜探源 / 158
- 中国宴魁的历史刻痕  
——“满汉全席”考量录 / 168



# 清王朝的 侧影



当定下这个题目后，清王朝在我的想象中似条巨鲟从历史之海中浮现出来。游影之间，感到它的头部在辽东的赫图阿拉一跃，颈位遂显豁在盛京那里；接着，它的身脊胸腹就摆到北京；然后末梢一翘，使我想到慈禧；至于溥仪处，只是尾部的残鳍。这种借喻未免玄张，又嫌玩“史”不恭。只是，我想概括一下清王朝的来“鱼”去脉。因本组文章是以御膳的角度去写清王朝的侧影，写它的由鲜到腴、由腴到糜、由糜到腐的体变过程，故此牵强附譬，就这样拙自绘形了。

我曾在《朝歌醉帝》一文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商初，伊尹怀着负鼎问政、“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抱负，在亳城为商汤王烹制一道“鹄羹”，以喻作治之道，为商汤王赏识，伊尹遂以为相；他以负鼎之志，辅弼商汤王灭夏。从此，一个新兴的商王朝在割烹的理律中强兴。后来，老子据此总结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经典名言。可是，五百年后，还是这个商王朝，却在“鹄羹”衍延而成的奢靡酒宴中消亡，纣王打了最后一个酒嗝，扑入蔓延的炊火中自焚。肴能兴邦，酒可丧邦；食鼎酒爵里，盛



伊尹事汤

装着一个商王朝。这里，恼怒的历史狠狠地扬手一挥，在岁月空间里划了一个循环圈，操纵炊火将商王朝铸成了一个后母戊大鼎，留给后人去思索。

商鉴于清，其间遥遥。但是，割烹的理律恢恢无截，它穿时越代，仍是深深地渗透到清王朝的政统中。只是世进人易、时势不同，不再以人明规，乃隐延成一种獭祭式的自然流泽，悄悄染附到清王朝统治者们的的身上，使他（她）们在浑然无觉或有意无意间释放着这种史传的作用。这样，凭赖他（她）们各自不同的从膳观念和宴事行为，也就有了明君、庸君和昏君（后）之分，使御膳桌上的变化成为清王朝变化的一个侧影。于是，清王朝的御膳也就在不经意间经过了一个由陋到俭、由俭到丰、由丰到奢、由奢到朽的过程。最后一看，鼎爵里也盛满了殷肴商酒，使清王朝迷迷晕晕地陷进了历史埋下的伏圈中，最后蹈入商王朝倾覆的那种地方。这时候，历史又恼怒地跳出来，但还是压住火气，还算客气地将这个变得只会豪饮奢食、满身赘肉的无用王朝撵出了故宫。

因而就想，膳宴对执政者是政治，对为官者也是政治。实质



上，“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内核已被历史熔炼成构建和谐国度的象征性的政治符号。我们这个膳宴王国走到今天，能从清王朝的前鉴中获得何种警戒呢？往下这样去写，并未调入戏侃或亵渎的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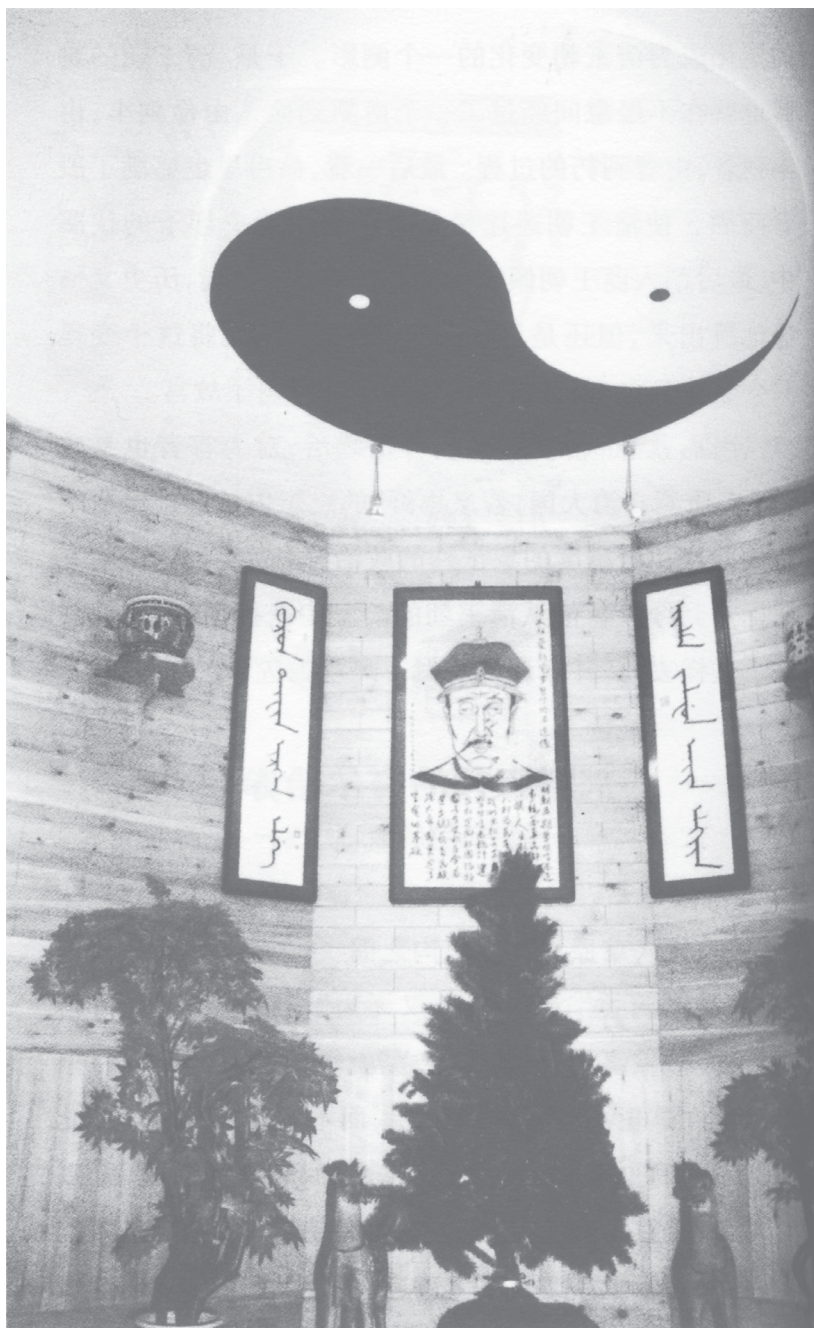
##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清王朝的侧影之一

### 一、元代草原与崩潰山沟之间

“赫图阿拉”这个满语，汉译为“横山岗”，就如古籍里说的“陟彼高冈”。清王朝之初，关外三京的第一座京城就建在这里。它位于抚顺的南面不远，清时被尊为“龙兴之地”，称兴京，满语为 Yenden hoton，意为兴起、肇兴之城（现属辽宁新宾县境内）。这地方我常走动，主要是去搜寻并感悟清代的文化遗迹。每当我乘车驶进盘山道，环望这一带脉势如腾的蓊郁山冈，悄动的苏子河漫漶西去，还有北延的羊鼻子山东西两侧的广阔田野，那是可容纳数万之众练兵的天然空间，就感到这里有一种包容生灵的温厚气氛，诱人亲近。旋而想到，当年的努尔哈赤能于此地建都立业，使御膳的灶火得以萌燃，并化为这个王朝“紫气东来”的第一股炊烟，这是他的牧猎生态意识在蛮赫中开展成的兴国行为，是充满了鲜活生力的选择。

从此，一个被称为“骑射的民族”，便在这个大山沟里积蓄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种情况，似乎与当年在蒙古的忽里勒台的成吉思汗相仿。这儿请允许我提及一下前史的片段，说几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清王朝的前世敌首，他的智慧大多用在武功上了。所以，当时世界的东半球都留下过他和他的子孙们的剽悍身影。直到 1227 年 7 月，他灭了西夏后，病死在甘肃清水县的弥留之际，颤动的双唇间仍然吐出两句有气无力的杀伐声音：“要假道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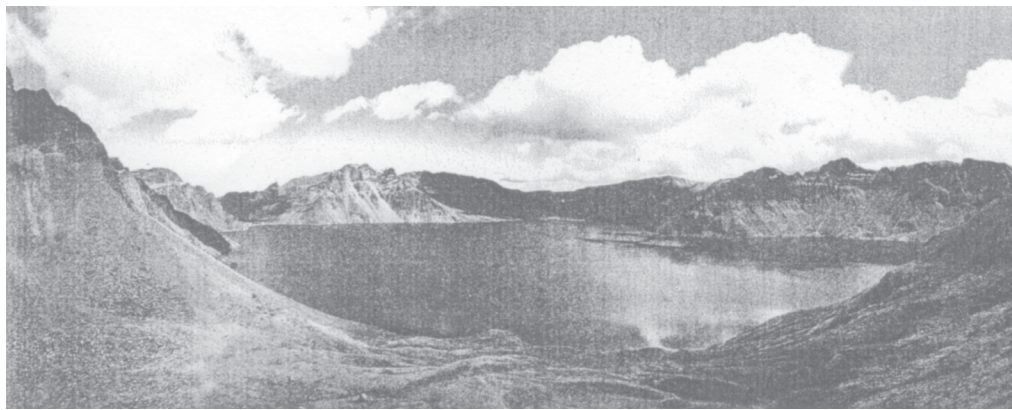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画像

灭亡金朝。”后来，金王朝果然被他的孙嗣忽必烈灭了。金王朝是清王朝的隔世先朝。这里需举出个金主御宴的例子才不致脱离主题。当初，金主曾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北畔举行过所谓的御宴：“金主聚众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麂、獐、狐狸、鹅、雁、鱼、鸭等肉。或燔或烹，或生齏以芥蒜汁清沃，陆续供列。各取佩刀，齏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而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钦定满洲源流考·国俗》）而且，稗子饭里还“渍生狗血及蒜之属合食之”（《金志·饮食》）。这种御宴今天看来，倒像尧舜时期奴隶主举办的一顿半野蛮的大餐。可是，金建都燕京（时为中都）后，因领效过北宋汴京宫廷的御宴余绪，其御宴就大不一样了，宴时，“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碟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牙”（《钦定满洲源流考·国俗》）。您看，金主的御宴在前后间的变化该有多大，得来也确实不易。这是获得了尊荣、领土和财富的集中象征，更是用千千万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然而，这一切都被忽必烈抢掠过去。当金哀宗被蒙军由汴京追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而悬梁自缢时，他的余部只能怀着亡国的悲伤，溃逃回东北，重新过起凄凉的牧猎生活。照理说，亡国之灾该是世代不忘的。可是金主的后世并没有舔着伤口回忆仇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当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后，他所懋建的功勋就等同于当年统一了蒙古各部的成吉思汗了。这时候，他却并没有复仇的意思，而是首先想到效仿成吉思汗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的做法，令他的文僚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头谐女真语音，创制了最早的满文，用翰墨武装起一个文盲的民族。可见，这时



的努尔哈赤已将成吉思汗当成了治国的楷模，已将前世的仇敌和睦为内心里的尊崇，化解为文化生态意义上的一种认同。正是在他亲近蒙古族的意念导引下，“满蒙一家”的理义就演进为后来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君子政策。

而且，岳飞也是努尔哈赤的前世仇敌。他不会不知道岳飞大破“拐子马”，并因颖昌一役，使金国元气大伤的史情。岳飞被害后，人们沉浸在“靖康耻，犹未雪”的爱国情绪里。就在“抵恨外辱”的余绪长久绵延之中，努尔哈赤却将他的两个孙子改为岳姓。兹证他已将自己定身在中国人的位置上。这种反叛族规、化敌为亲、增进民族统一的行为，是要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量的。他所以能起到兴清定邦的历史作用，得益于这种阔大的胸怀。



长白山天池

“长白山”之名源于满族语界勒敏珊延阿林，被视为满族的发源地，备受满族人尊崇。《太祖武皇帝实录》最早记载了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佛库伦吾神鸟所遗朱果而生布库里雍顺的神话，以此向人们昭示皇权天授的神圣性。

## 二、赫图阿拉的御膳房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确立了八旗制度，次年称



汗(hán)，将赫图阿拉建为都城，史称后金。这个国号显得雄图若揭，是要连接历史，继承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准备夺取明王朝的江山，重铸先世的辉煌。这时期，曾当过明王朝建州卫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我估计已识得些许汉字。但他是否读过《吕氏春秋》里的“本味篇”、感悟过伊尹恣言割烹以喻治国的道理？想是不大可能。但是，雄图天下的英雄即便胸无点墨，也有强健的思想张力和改造时势的不凡灵性，深奥的学问在努尔哈赤身上似乎仅为一种粉饰。现在，他需要亟待塑造的新兴国体仅仅是这样两种形面：正面是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反明；侧面则是演进文明，履新图变，摈弃落后的风习和粗俗行为，为社稷的发展撑起更高的天幕。其实，这两种形面的塑造也是在塑造他自己的人格精神，使他的形象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接榫处化作一尊座碑。关于他的军事和其他业绩早已昭然于世，无须赘言，我只说侧面。这个侧面的形影从他对膳事的行为中就能反映出来。明末清初的史料卷帙浩繁，这些都留给明清史家吧。我们，只要放轻脚步绕到努尔哈赤的御膳房中窥视几眼也就够了。因为，这里是清王朝的御膳发端地，那冉冉炊烟中正飙升着一股股兴旺的生气。

这个御膳房，其实比努尔哈赤当初在呼兰哈达岗（今新宾永陵对面）启建佛阿拉城时的“殿堂衙署”（他当时任明政权的建州卫都督佥事）的衙膳房强不了许多，也就是几间极为简陋的土石之屋。里面的炊具是从征战队伍里搬过来的几口煮肉的大铁锅，再就是一些粗樽糙甌和几个带树皮的沉厚菜墩，以及几把染有锈迹的笨拙切刀。地上柴枝狼藉，空间辣烟弥漫。但是，别小瞧这个乡炊农灶式的鼎俎场所，它可是一个山野为家林莽为居的牧猎



民族恒定性的生息标志，是后来清宫御膳房里衍生的万方美食的起源地。而且，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选出了以雅喀穆为首的御厨班底。雅喀穆也就成为清王朝的御厨鼻祖。对此，《满文老档》里这样说：“Han be huda ulebuye yakamu gebungg niyalma.”译成汉语，即是：“给汗（努尔哈赤）供膳者雅喀穆。”



女真骑马武士雕刻

砖制雕刻。山西侯董明墓出土。墓砖上雕刻的武士身披甲冑，举鞭策马飞奔，是金代女真人尚武精神的形象反映。

女真，一名女直。源于唐黑水靺鞨。五代时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东至海。北宋末（12世纪初）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政权。金亡后与汉族融合。元时居辽东一带，至明中叶亦与当地汉族融合。从明初起，居住依兰等地，又向南迁徙。明代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明末（17世纪初）女真主要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成为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末纳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今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族。

努尔哈赤“召集臣属，议事宴饮”的宴殿，这时也毫无体面之处，也仅是数间丹青盖瓦房，还有以草为顶的，尚未脱离原始建筑的形迹。这与当时烧窑业还很落后，缺少砖瓦有关。我是这样在想。我认为当时的努尔哈赤也在这样想。但他是嫉陋为仇，极力想改变女真社会的落后现状。一次，他坐在地席上用膳，就想到了杌。杌是矮凳，早在宋代的中原地区就已流行。如《宋史·丁谓传》载：“（帝）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努尔哈赤不一定读过这书，但他应该听说过关内设筵时，使杌由来已久。就是这么简单的进膳坐具，为何在女真人这里硬是行使不通呢？他会想到，这里有遗习的障碍，更有故步自封、无视进化的思想阻隔。所以，直到后金天命四年（1619）以前，女真人凡设宴事，赴宴者仍是屁股墩着地。这多原始、多落后！他决定敦风厉俗，改革时弊，让女真人赴宴时都得坐到杌上。对此，《满洲秘档·太祖赐宴始设矮杌》里这样说的：

天命四年五月，上（努尔哈赤）御殿赐宴，殿左右设凉棚八座，命八旗贝勒大臣分班而坐。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及朝鲜二降帅等，则各赐短杌待宴。前次筵宴，皆席地而坐。短凳之设，自兹始也。

要说的是，能将这个民族亘古以来的这种遗习背后所贯聚的顽固蛮力，一下子掰扭过来，努尔哈赤可谓力胜万钧。既然赴宴时能坐于杌，酒肴也就由席地中抬位到宴桌上。这样，进膳的场景也就可以向汉族看齐了。从此，封闭的塞外禁地开始有了中原文明的流通。



接下来，努尔哈赤又想到了御膳房的食具。自古，女真人的食具无陶器，用惯了木制的摩母罗（碗）、猛故戳（樽）、差非（匙）、服寺里（甑）等。可想而知，这是长期以森林为伴而取木盛食的生活特征。可是，这类食具只囿于手工制作，费时费工不说，且外形粗陋，又无防蚀面，很不利于食物的体面和卫生。因而他将这个古俗也划在摒弃之列。当他蹙着眉头，拿起一个盛装哈士蟆羹或大肉汤的木碗时，就摇着头思考了许多。思考的结果，可以从他的一段谈话中看出个大概。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6月，海州析木城（今辽宁海城市）的制陶艺人适时向努尔哈赤进献了3510件用于供膳的瓷质器皿。当努尔哈赤使侍从拆开包装的木箱，看到那些光洁新颖、图色盈绿的盎簋爵时，兴奋地“喂呀”一声，就感叹着这样说：

……珠玉金银，固可宝爱，然寒者不可以为衣，饥者不可以为粟，岂如贤才技士之为益于人者大乎？今析木城乡民献所造绿瓷器皿，此真有益于国家，胜珠玉金银万万矣。该乡民操此良技，不可不予以赏赉，用示鼓励。

——《满洲秘档·太祖赏乡人献绿瓷制器》

这话说得质朴又实在，也把他在建国之初那种求强图盛的殷切心情表达出来了。历史上有哪位帝王对盛食的器皿这样动情过？足见他已将其视为一种饮食文明的建构，一种摆脱陋习的契机。这里，他的审美观完全没在“美食须美器”那里，而是将瓷器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不用说，努尔哈赤是欣然接纳了，并酬以重赏。可以想象，这批瓷器的输进，对御膳房里的烹肴制

饌也有着连带的促进作用。

### 三、汰除积弊 饮俭食和

上类例子仅举于此，多则嫌赘。接着，我们再来思辨一下努尔哈赤的饮食观。要说，这时候他还仅算为东北女真各部的大酋长，庙号“清太祖”是后来被追加的。可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却能搬得动历史，牵扯着清王朝的出世，仍是具有开国元帝的作用。这就使我注意到，凡是这类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将要被推翻或要被废黜的末帝，他们的饮食观通常已被奢靡和酒色所充斥，即便面对山珍海味不思不欲，也是一种腐朽中的愁悵，一种无奈的颓衰。与此相反，新兴君主们的饮食观往往很革命，往往较为清正或俭廉。这样，革命和被革命的两面的炊火就会闪耀不同的光色，兴势者和丧势者的饮食观在不同背景下，便有了鲜明的比照。努尔哈赤的饮食观当然属于新兴君主型的，其粹处是表现了难得的自律性，看不出纵欲和享乐的显迹。也就是说，他是将他的食俎意识融入了他的兴国方略的总体思考中，并转化为一种威厉的精神力量，钳制着腐败和不良现象的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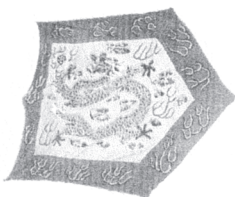
先说他的膳宴。这方面他不追求独尊和排场，也不搞特殊化。如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他接见宗兄珠扈郭星阿等人时，曾说：“筵宴或饮食时，不可唯朕一人独宴。”（《满洲秘档·太祖敬礼宗兄》）看得出，他是要承袭“金主与众将共食”的亲 and 传统。从中也可得知，当时珠扈郭星阿酬酢这位帝弟时，为尊谨起见，以表君臣之别，不肯同席共餐。努尔哈赤受礼徇情，也不便强命，只好违心地吃了一顿独食。嗣后，就戒示性地对珠扈郭星阿说了这番话。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这番话的意思后来竟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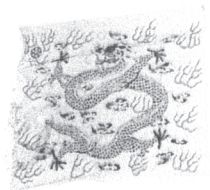
正黄旗军旗



镶黄旗军旗



正白旗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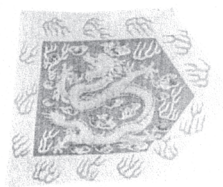
镶白旗军旗



正红旗军旗



镶红旗军旗



正蓝旗军旗



镶蓝旗军旗



### 八旗军旗

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军事、社会组织形式。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原有牛录组织基础上，扩大每一牛录编制，分别以黄、白、红、蓝四旗为标志，后因兵力增加改为每“固山”为一旗，另增添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旗色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

为他的继帝们在进膳时的御制，即“克什”（帝赐予臣食之意）的前因。为了遵循祖训，不吃独食，继帝们在进膳时总要旁设两桌肴馔，是为定例。即便扈从臣属们不便与帝共餐，赏赐的饭菜早已预备在那儿了，表明是在想着他们。这里，努尔哈赤的饮食观

所起到的前引后导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这样，努尔哈赤还提倡俭廉进膳，并以身作则，经常告诫臣属们要以国事为重，不要在饮食上挥霍。贝勒们向他进献珍贵的食品时，他是持拒绝态度的。针对这种现象，他在1625年7月，曾召集众贝勒训话。当时他说：

尔等与其进各种食物适朕之口，何若秉承朕意，将国家之事精心治理之为愈也。尔等有利于国者，心有所得，务即陈述，以备采择，施于国中。否则遇事物遵朕行之。

——《满洲秘档·太祖却进食物》

从中看得出，他说这番话时已是大声武气，横眉立睛；在场的众贝勒瞠目夺眼，窘相难堪。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王朝的开拓者的拒腐观念和忧国意识比现今的某些高官大吏竟然强健得早上三个世纪。可见，时代的进步不完全等于人的本位思想都在进步。当今，“当官的不厌送礼的”这句不僵的谚语，仍是老百姓时常悄悄着说的实在话。这是说，当今的“人之常情”往往被逼仄到“使财换利”的地步，从中确也能成就某些人不太光彩的灰色前程。这句不讨人嫌的谚语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已确立了某种被无奈认可的谋事标律，我感到十分可怕。我们是否能学习一下努尔哈赤这种拒媚谄以图兴国的精神，使当今社会被污浊的风气澄清到“当官的怒斥送礼的”这种“返古归真”的境界中去呢？我羞愧地期盼着。

接着说酒。女真人自古嗜酒成俗，习以传碗而饮，且多有海量。努尔哈赤的膳宴中，当然也得有酒。他也是很能喝的，但平



时节律，从不贪杯。他清楚，这方面如不为人君表，手下便会形成一群晕臣醉将，甚至能发展成广大的迷兵糊勇。所以，他很注意饮酒行为，赐宴时一般不备烈酒，只供度数较低的黄米酒，而且，只准喜庆之事中方可饮用。对于那些喝大酒的人，他一是鄙夷，二是罚戒，三是告诫。如他得知蒙八旗的官员台吉琐诺玛因犯过失罪被流放前，心情沉郁，不听妻儿的劝阻，以致饮酒过量而死时，就感叹地说：“台吉琐诺玛饮酒，妻儿不能劝谏，徒于死后哭泣。我国之人，皆耻笑焉……后悔何追，虽痛哭亦无益矣。”（《满洲秘档·蒙古饮酒过量者有罚》）为了防止这类悲剧的重演，他就下谕，凡饮酒过量者必受罚戒，“殷实之人罚马，中等人罚牛，下等人罚羊”。然而，他更多的是谆谆告诫，曾语重心长地对他的臣民说：

凡闻嗜酒之人，无论得何物、习何艺，一无有所裨益。盖纵饮无节，或与人争斗，以刀伤人而抵罪；或坠马伤手足、折颈项；或为鬼魅所魇；或得闷气噎食之病；或失欢于父母兄弟；或毁其器具、消落家业，流于卑贱。酒为谷所造，饥而饮之，弗饱也。若饔飧，若炊麦，均可充饥，何不食之，而嗜饮酒耶？愚者因之丧身，贤者因之败德，复被谴于君上，甚至夫饮酒而取憎于妇，妇饮酒而见怨于姑。下及童仆，亦不能堪而去之，嗜此奚为。昔贤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悦口之酒，有害其身，可弗戒哉！

——《满洲秘档·蒙古饮酒过量者有罚》

这些话，即使引鉴于今，也有实际的教益作用。当下，那种



“开会开会，一开就醉”的官场庸习和酗酒滋事的民间劣迹，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由一位三百多年前的古帝王再来训导和规劝，我看更有跨时代的警示意义。努尔哈赤这话说得恳切、诚挚，有种很亲民的关怀情感流溢其中。对比之下，各朝各代的哪位帝王肯于降贵纡尊，将身位平实地融合到民间，说得这番话呢？如今，酒广告铺天盖地（有些酒厂家还专找领导题字助宣），酒的浓郁绵香、回味悠长被美化得无以复加，倒没见到“律饮酒害”的告示在屏幕或报纸上出现过。努尔哈赤的“戒酒论”中的具体事例不仍在当今社会里变相地频频发生吗？

#### 四、“牛车事件”与太子河冰宴

如果说，这期间努尔哈赤还仅能用他的饮食观为一个不够健全的民族族体注射着“文明茁壮剂”，那么，当他亲率六万八旗劲旅，在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南隅的萨尔浒山一带，奇迹般地击溃杨镐的二十四万明军（史称萨尔浒之战），长驱进入辽沈地区后，他的饮食观在胜利中就有了更大范围的扩张和开展。我想，这时候他的汉文化修养还不会很深，“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作治理律也难以附会在他的思维里。可是，他却能在得势中灵犀地创用了这种作治理律。这虽然不大可能来自伊尹的遗传，却有异途同达之效。这里，朝代的更易似乎被历史的内力隐控着，由它给不同时期的开国者们递送同一跑道中的不同传棒。当努尔哈赤接过传棒时，他正怒气冲冲地处理着满人和汉人之间的一起“牛车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伙蛮不讲理的满洲人，带着占领者的骄纵，强使一些汉人用他们的牛车为其运输粮草。事后不但



不给劳务费，反而索取汉人的财物。汉人们气怒难忍，就告到努尔哈赤那里。努尔哈赤闻后大怒，严惩了这伙满洲人。这事件引起了她许久的思索。思索的结果就下了这样一道并不简单的谕旨：

上（努尔哈赤）谕曾著满汉人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今闻满洲以汉人之牛车，执汉人令运粮草，并索取诸物。岂令汉人给满洲为仆乎？因其远道而来，无住所食粮耕田，故令尔等合居一处。自此以后，满洲人与汉人合舍而居，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若满洲人欺索汉人故违此谕，则汉人可扭告之于执法之官；而汉人亦不准因降此谕任意诬诬满洲，寔因尔等，同为一帝之民故耳。

——《满洲秘档·太祖令满汉人杂居》

说这道谕旨不简单，因为它从此规框了使后来的清王朝势必要谨遵承袭的他的明智和进化行为的基本内容。您看，他从公正处理这桩欺索性的小案件入手，从而使满洲人和汉人在当时的颇多抵牾、互怵和相衅滋事的普遍状态下都缓了几口粗气，变得友善起来，同融于一种相对和睦的社会气氛之中。于是，大批从关内迁此的汉人便有了安身无忧的心态，开始将先进的农耕经验和饮食习惯在这里传播。努尔哈赤也就适时施行“计口授田”，推动起奴隶制的女真社会向中原汉族的封建制靠拢。这道谕旨，我以为清王朝对汉族实行绥靖政策的发端。这使我又想到，后来清兵入关时的作战部队还不足二十万人，区区武力，缘何能将偌大

的中国统治了近三百年？主要也在于努尔哈赤这道谕旨的前基础性作用，它使“亲汉联汉”的行为成了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一个游牧民族的全部明智的凝聚点也在于此。然而，我这里还要说“侧影”。由于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政策颁布实行，导致了两族间通吃合食的结果。努尔哈赤看在眼里，还嫌不够，就又下谕：“……汉之小官及平人前往满洲地方者，得任意径入诸贝勒大臣之家，同席饮宴，尽礼款待……”（《满洲秘档·跑冰戏》）可想而知，这时候，要说辽东的汉人还会对努尔哈赤抱有多大的敌视或抵触情绪，虽然还有，但谈不上怎样强烈了，起码，影响社会安定的激烈大冲突是基本消解了。反之，汉人们也会悄悄地将满洲人或满官请到自己的家中设席回酬。两族间饮食习俗的交融到了这种地步，等于为努尔哈赤的新兴政权注入了强大的亲和基素。所以，当他欣慰地感觉到满汉人的通吃合食之风将会给他的国度构建和谐时，他可能为自己的这道谕旨的收获成果而窃庆自喜。可是，他还没有料到的是，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它作为清王朝生产的国宝和祥和的象征物，最初得以在辽东孕育为雏胎，也正是在于这道谕旨的催生作用。我将在《奢泰忘危话乾隆》的篇什里还要谈到这个话题。

当然，努尔哈赤也不总是严肃地将膳食问题当成作治的事情看待，他的饮食观里也有娱乐的成分，也懂得将膳宴当作联络属下感情的一种亲和方式。比如春节期间，他会率领家眷和众臣及妻，到封冻的苏子河上举办冰宴。后来迁都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遂在太子河上举行。他在迁都盛京（今沈阳）的前两个月的大年初二，还在太子河上举办过。情形是这样的：



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上（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蒙古诸贝勒及其福晋、诸汉官员及其妻等，御太子河冰上踢形头。诸贝勒率随侍人等踢形头二次。上与众福晋御冰之中央，命与两旁约地赛跑，先至者以金银为赏：初一等分银二十两，二等每分银十两……落后者八人，每人亦赏银十两……间有坠于冰者，上览之大笑。遂筵于冰上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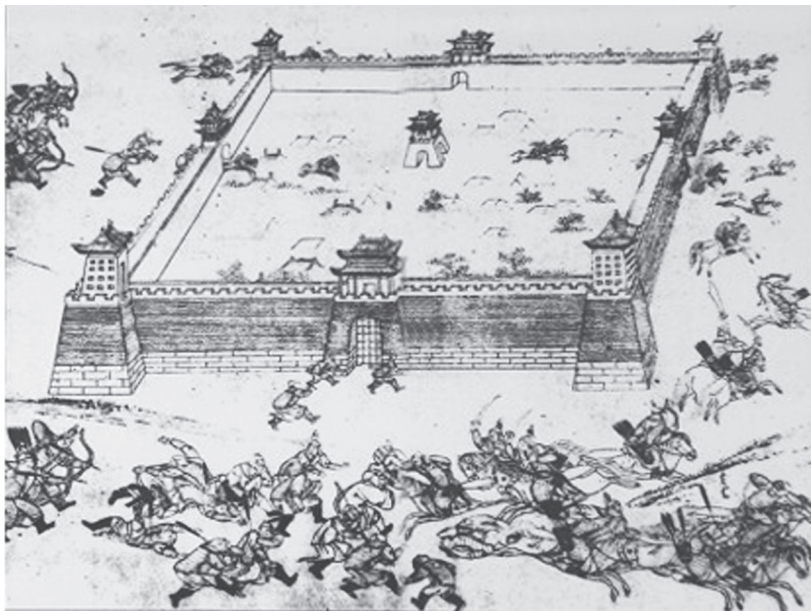
——《满洲秘档·跑冰戏》

其实，这种冰宴是努尔哈赤亲自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上，先是娱以蹴鞠之戏，再通过冰上赛跑给每人发个小红包。然后请大家隔以棉垫坐于冰上，又令雅喀穆率侍人取来陈年老酒和丰腴的烧烤野味，乐乐呵呵地过起大年。这时候，谁要不肯沾酒，努尔哈赤肯定不允。北方春节的戌时，天色早已黑了。想象得到，这时太子河两岸已燃起通明的火炬，与冰面相映，上下闪耀，殊增眩美。这个晚会虽然显得粗犷、简陋，却体现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旷达精神，一种抗御严寒的豪爽气概，勃发的是一个新兴民族族体那种强健的生猛活力。

## 五、徐光启的火炮没长眼睛

后金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定都盛京。据说，这期间他开始习练汉文书法。于是，我便有了想象，想象他刚将“满汉全席”的“满”字写完，“汉”字只点了三滴水，就被不测的飞弹击中。那是他率军围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时，被徐光启奏请熹宗采用的西洋火炮炸伤，不久死于绥鸡堡（今沈阳南）。徐光启和努尔哈赤都是我敬仰的先世，只是，一位有为的开国帝君竟会死在

一位有为的科学先驱的炮口下，他们在追求进步和文明的同道上，竟会酿成你死我活的悲剧，令我感伤不已。



太祖克沈阳图

图中所绘为后金军在沈阳城外射杀明军的场面。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决定离开赫图阿拉地区，扩大占领区域。为此，他将首攻目标定在沈阳。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兵临沈阳东城下。面对沈阳坚城，努尔哈赤没有贸然进攻。而明守城总兵官贺世贤却轻敌无谋，率家丁千余人出城野战。努尔哈赤采取以羸兵诈败，诱敌轻进，然后再以重兵围攻的策略，终至明军败绩。城内蒙古降卒借机哗变，助后金兵入城，很快，沈阳城破。贺世贤、尤世功等明廷将领战死。攻克沈阳后，后金军继续南下攻克辽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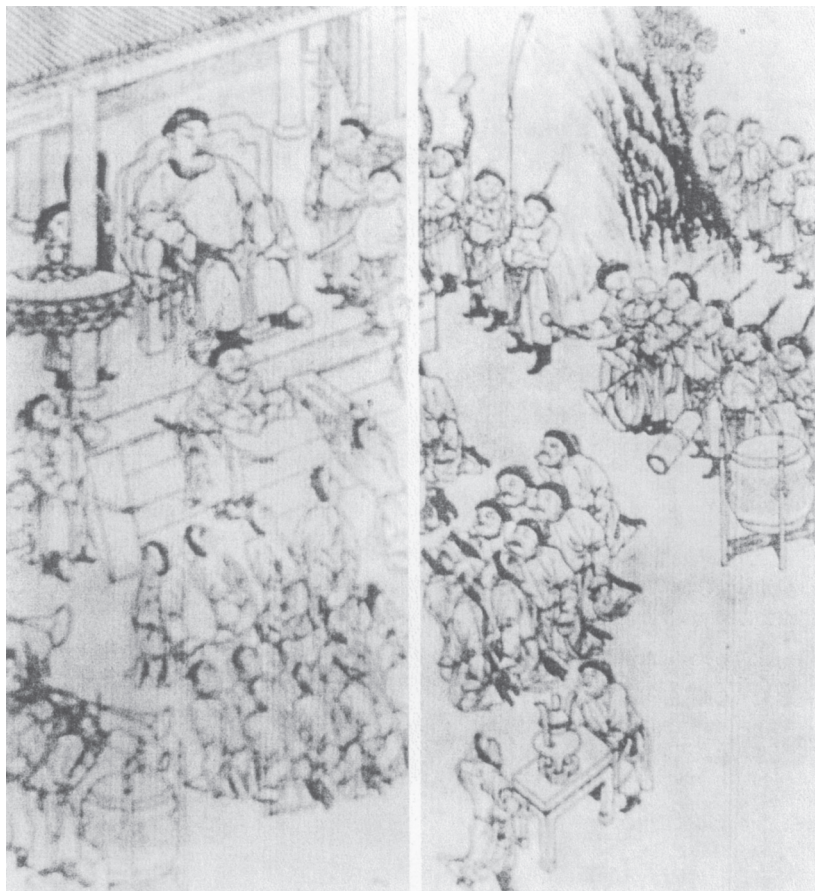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死后，当我们再去思辨他负鼎兴国、视食如政般的诸多行为时，发现其中也有疏虞。比如他对食牛就缺乏妥善的思考。当时，他的御膳房里时常承供牛馐。据载，他在东京城建建告竣时，命其子德格类等人在距新城五里许大宰牛羊款待蒙古宰桑贝勒子，并“带至城内时，汗（努尔哈赤）与诸福晋、贝勒到



新建居所，在彼谒见汗，杀八旗之八头牛，设宴”（《满文老档》卷二十五）。可见，当时食牛之风十分盛行，这就很不应该。因为女真社会的养畜业虽然已有进步，但尚未真正发展起来，对肉类食物还习以狩猎获取。将牛这样吃下去，有损于农耕和负载，对兴盛农业经济大为不利。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后来成为清太宗的皇太极就看清了这一点，但他谏不过老爸的执拗，只好忍伏于心。皇太极即位不久，便将这种积蓄的隐伏情绪敞释出来，他严厉规定：“今后自大内及诸贝勒府，以及庶民，凡大祀上陵用牛外，其屠宰马骡牛驴，考悉令禁止。若违法而以马牛骡驴屠卖，经奴仆首告时，准首告之人脱离其主。”（《满洲秘档·太宗谕禁宰牛》）应该说，这道谕旨下得很进步，也很有效。我曾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细查过清入关后的历朝御膳档案，竟未见到一款牛馐。可见皇太极的话大约管用了三百年，若清不亡，可能还会管用下去。我也注意到，现今北京市面上的传统名食中（除清真外），居然也没有牛肉的。我甚至想，皇太极这道谕令颁发后出生的满洲人，他们在一生中大概都不知道牛肉是啥滋味。这个民族忠悃于有益遗训的精神，真是淳朴得可爱、可敬。这种风气所以能够形成，更离不开府署州衙的诚真执行。如果这种风气能够变通地衍延于今，使某些为官者从“谕禁食牛”这一历史现象中得到某种为政的启示，不再对中央去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使“权欲”化为“公仆”意识，更多地惠泽于社会，让清廉正气也能蔚然个数百年，我看，老百姓宁肯舍食牛肉，也不会舍之其盼。

由此可见，清王朝始期前后的御膳，还颇有革命风格的，似

乎也嗅不到奢侈的气味，并有种以食作治的特征。观照伊尹的身后流泽，在努尔哈赤和他的继位者这里，竟然有着诸多的截获。从这个角度说，它标示着一个新兴族体的精神面貌和处在上升期那种康强的生力。虽然这种御膳还显粗糙，谈不上精致的美味，它却能转变成支撑这个政权的坚挺支脚。我并不认为努尔哈赤给后来的中国带来多大的光明和希望，他的政权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做过坏事、恶事。如他对辽东汉人采取“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四）的高压政策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古帝王的类比中，他还算是人格比较健全的一位，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间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类比之下，那位与努尔哈赤同时期而年龄又差不了几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就毫无做帝的人格了。他晏处深宫，二十多年怠荒朝政，以金银珠玉为命脉，公然传索帑藏；又派遣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处搜刮工农商，致使宫中党争滋蔓不息，海内民变纷起。我以为他怠荒朝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享食丧志（包括酒色迷魂）。“美食在明朝”这句话是被许多专家认定了的。山东御厨的诱惑性手艺和胶东海鲜的鲜美滋味使他在食俎之间变成了靡费之人。努尔哈赤与他相反，是将食俎的软性作用严丝合缝地砌抹在他的政权建构之中，并将食物调剂出文明的养分，去强壮他灭明的国力。不说他要灭明的性质如何，就说这两个处在你死我活状态下的帝王，他们在饮食观上的比照，是鲜活与腐败、生猛与腐朽的区别。当神奇的伊尹手握“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测具一量，注定要将朱翊钧与商纣王画上了等号，连同朱翊钧的那个继帝位不满一个月的长子朱常洛等几位明王朝的末帝，也一同被汰除出历史。



太祖建元即帝位图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后，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天命元年）正月，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都城，接受“覆育列国英明汗”称号，建立大金政权，建元天命，史称后金。自此在明朝中央版图内出现了一个地方政权。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公开起兵反明。

这时候，赫图阿拉的御膳房经东京已迁至盛京的皇宫里，设在清宁宫的北侧，即“仓后阿母孙房东西所十四间”（《黑图档》嘉庆二十二年之《部来档》）。“阿母孙房”（满语）汉译为（御）膳房。这一带还有粮房、菜库、肉楼、酒房、炭库、碾磨房、屠



净房、家伙（餐具）库、桌张库、空单腰帔房、值班房等御膳附属建筑百余间。皇太极的宴所也不是当年的瓦舍草屋了，而是琉檐红柱、气宇轩昂的笃恭殿和清宁宫。膳宴的内容也有了帝王的气派。如“甲寅，上（皇太极）御笃恭殿。召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赐大宴”、“以人妆狮子及各色戏耍全”（《崇德实录稿》）。这种充满生气的喜庆之宴与明思宗的颓丧之宴正在做着短暂的对峙。此时，龙座上的皇太极呷着米酒笑傲西南，他在思考着何时将他的御膳房再做一次乔迁，设到明廷的内宫中去呢。

未经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该节选内容。违者将被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如有需要请购买原版书。



三峡小微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